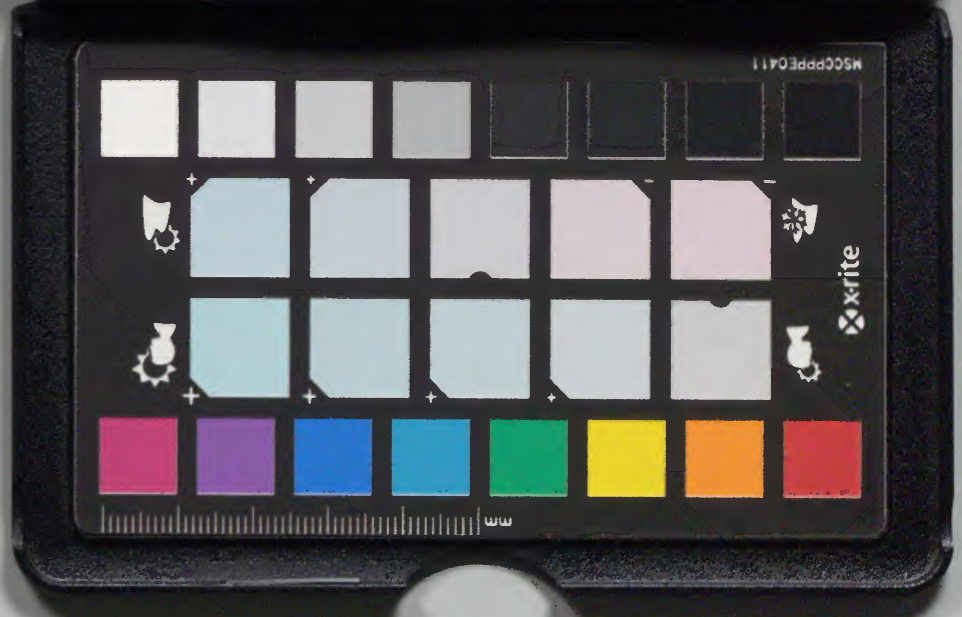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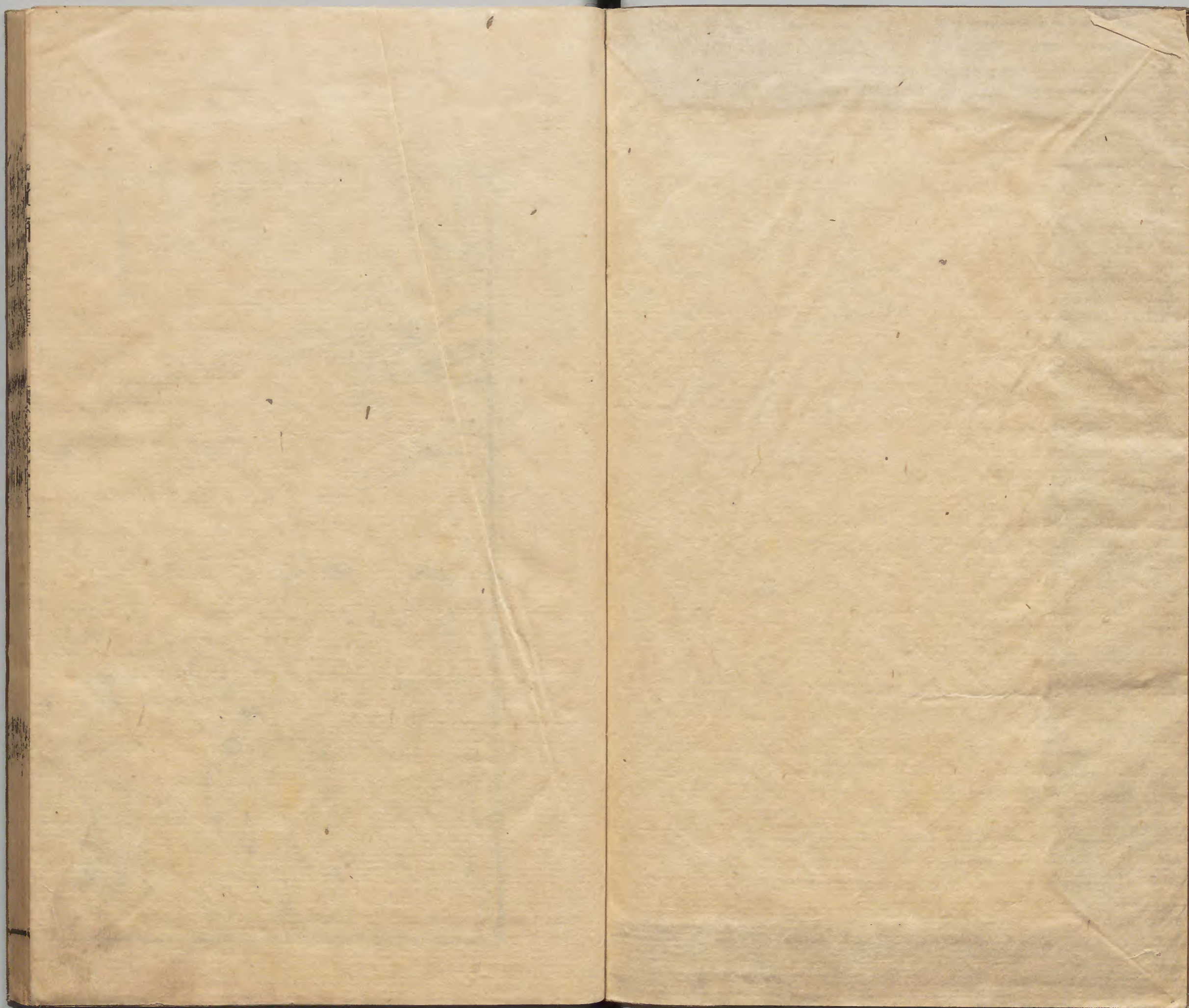
列國志傳

十二

終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46
冊數	12 (12)
函號	附 1 7







平原君合從于楚



北平川



秦王興兵伐趙



公子竊符救趙



趙王與兵燕邑

楚王合從伐秦



秦王命蒙驁伐燕



朱后淫罷嫪毐



刑軻入秦行刺



李信以衆征楚員



批言

卷之十一

六



秦王計併六國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十二

目周起按先儒史記列傳

范睢脫廁報仇

雲間陳繼儒校正

敘事綱領

是時周赧王四十五年。却說魏人范睢者。大梁人也。素懷經濟大才。六國咸稱辨士。諸子百家皆能窮其妙。六韜三畧靡不得其精。幼與中大夫須賈為友。時有姓魏名齊者為魏國丞相。須賈因荐睢於丞相府中。以為門客。雖已見納。未曾擢用。而魏齊丞相乃魏之柱石也。擅專朝政。掌握兵權。忽日適值探子飛報。

同休
不同

秦國穰侯都督白起先鋒親率大軍十萬屯于上方谷口未知主何意向魏齊大驚曰秦國每欲并吞六國未有奇謀今屯兵谷口者其有意於魏乎吾魏兵微將寡兼以與秦隣近倘若與師犯境早晚難保必交隣結縱救援方得無事乃謀於中大夫須賈曰當今秦國倚其強勢挾天子以令諸侯動以百萬行師今吾魏國勢弱難與為敵欲使子出使於齊資以金帛獻于齊王與其結好歃血誓盟凡有急難互相解救子其往之須賈曰食君之祿當終君之事臣不敢辭但臣才微智短恐辱王命有負丞相所托得一謀

矛盾

士同行方可齊曰惟君擇焉須賈曰丞相門下之士智畧莫如范雎文武全才廟廊之器必能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魏齊于是令人召雎謂曰汝處門下並未見有見須賈稱汝全才教吾使子以為輔行通好齊國以抗秦兵事諧報捷即以奏聞重用雎曰鯁生才劣不敢當職良可役令而已齊曰須大夫荐子不錯子其勿辭焉次日奏於魏王特命須賈為正使范雎為輔行賚金百金白璧十雙車駟十乘二人領命隨即整飾行裝驅馳車馬離却魏地不日至於齊國令人報知齊王齊王宣入拜舞已畢獻上金璧齊王曰卿

等遠路驅馳有勞跋躄于里貢獻有何見諭須賈曰
臣奉王命以今國非一統地裂七雄狐狽猿攀弱肉
盡為強食龍爭虎鬪小邦皆為大併特獻金璧以
為進質薄禮願大王軟血盟誓永以為好倘秦一日
生釁互相救援臣等沒世感德齊王曰爾魏何等之
主敢以誓盟之言以陳寡人之前也范雎見須賈一
時未有以對乃趨前而進曰臣主乃仁義禮智雄畧
之主也齊王乃大笑雎曰陛下何笑乎齊王曰笑卿
過獎失之甚也雎曰臣請一一奏知王曰卿言合朕
即准誓盟雎曰封無忌於信陵仁也凡政事一合于

于禍胎

宜義也能屈身於陛下禮也魏之先王受辱今却忘
仇致意智也據有數州虎視四方雄也以策交於六
國畧也以此論之乃為仁義禮智雄畧之主也齊王
又問曰魏王頗知學乎雎曰魏王任賢使能志存經
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齊王曰寡人伐魏可乎雎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
有備禦之固齊王曰魏難濟乎雎曰帶甲百萬江漢
為池何難之有齊王曰魏國如大夫者幾人雎曰聰
明特達者入九十人如雎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齊王嘆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如范雎者

不辱命

不辱其君也。况有言詞可法，井井有條。汝諸文武側耳而聽，甚合道理。雖儀秦再出，亦不過此。于是勅下光祿寺，安排筵宴。着令丞相段于朋主宴，款待次日。于朋見范睢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與之談論，終日不倦。况是動止可法，口若懸河，言之入耳，如密之浸，漸漸而有甜味也。遂背了正使單宴范睢。齊王又賜黃金一笏，以表好賢之意。時須賈寓於駟館，見范睢私自出入，舉止異常，窺見齊王賜以金酒，賈又不與，乃疑睢以國政賣與于朋，恐妨于已，遂設以詭計辭了。
齊王先自逃歸，而睢實不知之。及賈歸國，告于魏齊。

像個
始忌
情狀

相國
亦詳
察

曰：范睢賣國之臣也。與吾同使，却乃背地受其金酒，與段于朋談論，終日實把魏國政優劣披肝瀝胆，盡訴於齊。倘或齊國興兵伐魏，露其根脚，難以防敵，是以特先告知魏齊。曰：狼子野心之輩，誤國大事，誓殺此賊。賈曰：睢恐丞相見罪，遲疑不敢歸國。齊即令人緝縛，飛馳而至府下。魏齊問曰：衛國政賊為何來遲？睢對曰：齊王重排筵席，款待是以歸遲。魏齊曰：其宴非待使之宴，乃賣國政之宴也。齊王既以重排筵席，正使無分偏為輔行而設，吾今亦以待汝，有何不可？即令左右剉草雜豆一盆，牽馬一匹，與睢同食之。仍

令獄卒決瘡痛打一百皮開肉綻血流滿塔自辰至酉體無容針之處折脇扯齒六問三推范睢伏于塔下真箇有屈無伸怎禁刑上加刑連聲叫屈詐為死狀左右報曰丞相畧息虎威范睢死矣齊即令鄭安平揚安二人以艸蓆捲裹尸首擡弃駟前厠中使醉客更遺溺于口騷氣逼人欲以懲戒其後鄭安平此人素懷惻隱之心見睢屈勘打死實為可憐身軀微動知其未死乃移于潔淨處夜至更深潛于戰場拾取死人換以睢之衣帽加於尸上以為脫身之計而睢匿藏于安平家內得以不死更令變其姓名稱為

范睢

之思

相秦
根其

張祿國都無有知者及秦大夫王稽奉使于魏聞睢之死事乃問於左右曰范睢何如人也犯着甚罪如此死之苦也適值安平參隨魏齊相謁王稽於駟館知其問及此事遂私告於王稽曰范睢為人文師孔孟武計孫吳動止可法口若懸河輔行使齊王見其辨口乃賜之金及以牛酒正使酒賈舍羞逃歸而諳于魏齊丞相疑睢以國陰事告齊故必置之死地可惜空有大才而不得大用也稽曰死者不能復生此人失于計較既知事敗何不勿以歸國先自逃於吾秦得免其禍矣今秦求賢如雨何愁不得大用乎

討不
息真消

安平曰亦命之垂也今安平家一故人姓張名祿者亦大梁人也勝於范雎十倍大夫若肯荐用必有利於國矣稽曰可引相見安平見稽實有荐賢之心遂以雎得未死之故告之至夜分時與稽見於燭下稽謂雎曰先生苦情吾已知之明矣然鄭安平家非汝容身之所爲今之計莫若吾以車子藏汝出城臣事吾秦以子之才必得近幸汝意如何雎曰深荷願垂青睞脫離顛沛唯恐秦王不納進無去路退則無以爲家其時將安所適况又疑懼太深難以謀事變成是非累及大夫畫虎未成反類狗也稽曰以今秦王

欲併六國廣招天下賢良之士雲集况又秦王寬仁大度兼以王稽荐賢爲國有助于王安有不容之理雎曰誠如是倘得寸進再生之恩啣環報德次日王稽遂辭了魏王安排車仗鞍馬二十餘人護送出城藏雎于車內只做交聘之物從者推輪送車雲飛直望西路而行迢遞數日至于秦國時昭襄王卽位文武班齊王稽入秦秦王曰臣奉使於魏見有一人姓張名祿此人有先見之智包涵之量運籌決勝先遭須賈之譖後致魏齊之笞今離魏地臣引歸國舉爲國用併吞六國萬無一失王令宣入張祿問曰王稽

走韓
盧而
張王

存卿於寡人有何奇術可以併吞六國一統天下乎
張祿對曰戰國以來大小強弱之不一者皆以天時
地利人和之失耳得賢者昌失賢者亡理之必然也
當今之世七國爭雄惟秦最强山川險固得地利也
兵甲之利得人和也特以用賢不當故不能併吞六
國何以見之官非其臣則不能驅邪折佞將非其計
則不能畧地攻城大王四貴專權擅行國政穰侯用
事却乃不奏國舅詐傳聖旨魏冉元臣詐為不知權
臣在內以致忠臣不能立功于外據臣之計齊楚之
遠則以幣帛交隣聘國三晉之近則以兵甲不時攻

之君子立朝小人居野不半載餘視天下其如運諸
掌矣昭襄王大悅曰張祿之為士何寡人得遇之晚
也乃封雎為客卿教以遠交近攻之策王之得雎如
魚之得水日與王談論天下之事大稱王意時穰侯
魏冉用事雎每說於昭襄王貶罷其職而雎代為丞
相號為應侯入朝不趨履劍上殿麗泉詩云
范叔何為賣國臣 更名張祿仕於秦
魏齊獻首穰侯罷 果是雄才敵萬人
周報王四十五年范雎既仕于秦得專征伐歲加兵
於三晉名揚六國威振諸侯至是魏國惧其豪霸乃

客卿

遺中大夫馮賈賈黃金帛出使於秦馮賈奉命不日
至秦寓於咸陽駟范雎喜曰馮賈到此交隣中聘國
死期至矣遂粧作舊日規模下步行至館駟馮賈一
見大驚曰范叔固無恙乎吾以汝爲魏齊丞相打死
爲何得命在此范雎曰彼時將吾尸首擲於河側深
得漁翁之力救得一命僥倖得以至秦今蒙張祿丞
相養爲門客恩深似海適聞大夫到此交聘特來相
訪時值臘月冷氣逼人雎乃假爲戰慄之狀賈曰范
叔薄衣敝體一寒如此吾之所着者新厚之衣特脫
一領與兄遮寒何如雎曰大夫所着者吾何敢當賈

同抱

曰古道衣衫不整朋友之過何忍吾兄之寒如此隨
卽脫一綈袍與之雎曰深感賢契溫煖之德難以補
報但不知大夫到此何幹賈曰因秦用張祿爲丞相
前日下戰書來要索我王城子商議到此講和在先
魏王留下六顆夜明珠四顆獻與秦王二顆送與張
祿丞相買求善言敢問吾兄行館何處未及拜謁雎
曰吾爲丞相門客就於相府廊下居住丞相大小之
事一一與吾謀矣賈曰既如此煩望吾兄明日千萬
方便雎曰丞相事忙不如今日吾代大夫引轡而往
不亦可乎賈曰深蒙指引范雎遂爲賈御車至于相

借托
先容

石眼
不識

府曰吾先入相府爲大夫通報相君須賈侍立門下
候久不出乃問於門下曰向者故人范叔通於相府
久不出者何也門下曰鄉者吾相張君私行到駟中
訪友何得爲范叔乎須賈大驚知其見欺乃解帶脫
衣膝行入府謝罪唯坐于堂責讓之曰絕義逆賊禽
獸不如也吾今以德報怨不似汝譖吾受非刑之苦
也隣國來使可待以厚禮與其歸國使以見我大國
之威儀遂令左右大排筵席邀請諸侯賓客羅列而
坐分次而飲置剉豆艸一盆於前牽馬令賈與同食
之時賈羞慚滿面氣填胸臆伏於地下只得並馬啖

也看
近日

大谷
善好

而食之唯又責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咸陽駟中
綈袍相贈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猴鼠小輩殺之無
益放你歸國報與魏王速斬魏齊首級來獻不然且
屠大梁城子賈含羞滿面歸于魏國告於魏齊魏齊
驚荒私奔於趙藏匿于故人趙平原君家後范雎與
兵伐趙誘執平原君歸國囚于獄中遣卒致書于趙
王曰不得魏齊之首則吾不出王弟平原君于關矣
之耻
可得
雪
內令使送秦以曠平原君復於趙國使者獻上首級
范雎喜曰鈞不設餌何以得魚不執平原君何以得

魏齊之首今吾仇已得復耻已得雪志已伸矣睢既得志於秦一飯之德必耐睢眦之仇必報秦王既用睢策歲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卒併六國者范睢之策也麗泉詩曰

須賈讒言起禍胎

范睢屈勸受哀災

王稽若不潛歸國

空負交遠近攻才

當時秦王稽大夫為因引荐范睢不意睢反權傾於已位居其上遂與諸侯以謀伐秦之故事敗弃市秦王臨朝嘆曰內無良將外多強敵范睢惧蔡澤謂睢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睢乃稱病而免蔡澤代之不

不生
何如
不相
遂

在話下却說趙惠文王一日升殿左有文官藺相如之徒右有武將廉頗公孫乾之輩群臣山呼拜舞已畢分班而立趙王顧謂廉頗曰前日秦遣上將王齕王剪親率大軍二十萬侵犯寡人之國深賴將軍破敵之力今特封卿為下大夫中將軍之職以表朕意頗上言曰事君以忠臣子之職臣何敢望賞乎且臨跳之捷亦賴陛下洪福臣何力之有於是頓首謝恩而起却說客卿珪首有秦王之孫名異人者乃秦王太子柱之子昭王之孫也秦王志圖吞併因索趙連城之壁趙王用藺相如計卒全壁歸趙秦王氣奪因

此二国修好以異人爲質異人留趙已經三五寒暑矣時王立于堦下趙王猛思昔日奪璧之辱卒呼異人而叱之曰汝質朕国須有通好之義不會有慢於汝汝祖父何其不仁之甚又屢舉兵犯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言訖喝令武士推出斬之其時唬得異人魂不附體無言可答當有藺相如出班諫曰不可目今秦國富兵強若斬此乎遂成大隙必復加兵來攻趙國不寧矣莫如赦之永質于此不構成隙亦不敢加兵元無得安趙國太平也王曰善從卿之言遂質異人命公孫乾爲監守使領異人歸第王謂公

又簡異

孫乾曰卿宜堅監此子不可縱之歸秦于是公孫乾領異人出朝行至街上前排頭踏各執藤棍後列軍牢齊把荆條百旌濟濟攘攘觀看異人却見那人叢中立着一箇官人生得面如傅粉口若啣丹身長七尺年紀三六頭帶青紗角巾身穿綠絹員領腰繫一條絲條脚穿一雙絲綉鞋陽翟人也姓呂名不韋看着異人乃自語曰此人有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可爲繼世之君此乃奇貨可以居之也遂問衆人曰此被監的人是誰百姓嘆曰其人屢代金枝玉葉秦朝龍子龍孫乃是秦昭王太子柱之子名異人質于趙國

了

為因前日秦復兵犯境趙王怒欲殺之左右力諫而止所以拘留於此也又問監押將軍是誰百姓又答曰其人乃本國大將軍公孫乾百姓自相謂曰此人何人也有識者曰此人是陽翟大賈呂不韋也其人天資穎悟智識高明兼能風鑑見那異人有真天子之相連聲道曰奇貨可居當比公孫乾同異人去訖

麗泉詩云

異人原自相非常

質趙令人動客傷

天運循環生子政

故交六國事秦強

却說呂不韋見了異人遂潛跡回家見父問曰富者

錢子

殖利幾何其父說曰放錢五分種田七分為客十分其利有筭而已不韋又問父曰貴者殖利幾何其父說曰貴者其利不可勝筭矣不韋又曰放錢勞心種田勞力為客風霜其利有筭今秦皇孫異人者見相此人龍準鳳顏必有天子之位目今質於趙國兒欲以千金賂趙王權臣救還秦國以圖富貴其事若何父曰可其利萬倍富貴無窮矣於是不次日拜辭父親將金玉往邯鄲城只見和風吹道路細雨潤香塵不一時來到公孫門首致意軍通報相引而入於是不韋入內當廳就拜公孫乾亦半揖還之施禮已

好光景

畢命坐待茶飲茶訖不韋欠身而起曰小可臣不韋
陽翟人也因羈旅江湖久違鈞顏今因回家道經於
此久仰尊名特來參謁將軍無可效芹輒有黃金三
十兩不足爲儀聊表微忱望乞叱留是幸乾曰識荆
之初旣辱高軒何必以厚儀而贖之人之無功不敢
受祿謹用返璧不韋曰此非遠方之珍豈足爲禮望
賜笑留爲幸乾喜受訖設酒以待因問不韋曰先生
貴庚不韋答曰小子年正三旬乾言曰你小我五歲
從今以後兄弟相叫休得見外于是不韋拜乾爲兄
二人同飲大醉公孫乾留不韋宿至次日乃是端陽

多才
善書

有停
好木
靈麗
儂

佳節公孫乾在後廳排宴十分齊整款待呂不韋怎
見得好處但見 門懸綠艾戶掛青蒲水晶簾捲蝦

鬚錦綉屏開孔雀從人笑樂白玉杯美酒浸香蒲
小童歡捧黃金盤角黍堆碧玉食烹異品味獻時
鮮絃管笙簧奏一派清音雅韻綺羅珠翠排兩行
舞妓歌兒當筵歌口啟櫻桃對席舞腰搖嫩柳消
遣壺中閑日月邀遊身到醉乾坤

不韋西遊說立嗣

公孫乾與呂不韋慶賞佳節數日及不韋見皇孫異
人在隔廳閑坐明知秦國皇孫伴作不知故問公孫

僑相
識

善遊
談

乾曰隔居閑坐者其人是誰相貌不俗量莫非將軍之公子乎乾曰非我小頑乃秦昭王皇孫異人在此爲質子趙王令我監管在此也不韋曰原來此人是王子王孫不韋起身道曰小弟陡膽一事敢與賢兄言之幸勿見阻乾曰願聞從命不韋曰弟請異人入席同飲不妨麼乾曰賢弟要他相陪卽令他來于是就請異人入來異人施禮畢坐在席傍輪盃換盞飲至半酣公孫乾起身如廁不韋低聲而謂異人曰今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殿下之兄弟二十餘人今殿下居其中不甚見幸太子卽位殿下不

撰
結

得爭爲嗣矣况汝爲質于此何日得歸于國異人聽說潛然出涕心如刀刺肉似錐刺淚而言曰吾亦知此但未有脫身之計耳奈何不韋曰能立嫡嗣者獨華陽夫人耳韋家雖貧請以千金爲殿下西遊行計而見太子與華陽夫人說彼立汝爲子再來救殿下秦爲嗣你意若何異人言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卽將出金五百兩與異人而言曰汝將此金交結趙國當權及公孫左右賓客吾來日往西去也此事爾我知之甚勿泄漏異人謝而言曰得先生垂怜猶死而再生骨肉銘心鏤骨何敢忘所自矣倘

得還秦為君生當任公選地而封必定各標麒麟而
謚子孫世世襲封侯爵必不忘也言將盡公孫乾至
各人又飲了數杯不韋起曰小弟力不勝酒耳來久
今就告回公孫乾曰賢弟再留幾日韋促要行乾留
不住只得親送出門相辭回府去訖不韋至家數月
收拾黃金五百兩收買奇物玩好自與家人去秦西
而行饑餒渴飲夜往晚行行了數月不覺早到咸陽
因故人鄭子庄相引寓於城郭看華陽夫人的姐姐
家中安下至次日請主人相見各施禮畢不韋曰小
子乃邯鄲人姓呂雙名不韋秦皇孫異人之命特來

機費

檢着
饜處

拜訪皇姨丈也山城寂寥無以可貢輒有黃金十兩
累為拜見之儀伏乞笑納為榮皇姨丈曰有勞貴步
下顧寒廬素無一面之識重賜黃金何以克當我欲
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得汗顏領受矣於是皇姨丈
大喜隨即大設筵席相待酒至半酣不韋起言曰始
間所告未盡今者剖明有皇孫異人質于趙國多拜
上皇姨丈有黃金五十兩寄與皇姨娘以為買菓食
之物助效獻芹之忱令吾面授托請一見拜還前金
由此皇姨丈叫皇姨出來不韋施禮將金授與皇姨
皇姨大悅而言曰此物雖是姨孫奉妾有勞足下遠

宛叙
乘棕

送生受跋涉今皇孫在趙還思回國不思也足下必知其詳不韋答曰在下與皇孫公館對居有事罄與吾說吾亦盡知其詳况秦王舉兵攻趙趙王欲將皇孫來斬百姓盡皆上言以命保存皇姨曰百姓何如保他不韋曰自皇孫入趙為質盜賊屏息五穀豐登萬民復業趙地太平為此民感其德又每遇秦王太子夫人聖壽元旦之日及朔望時節之辰必清齋沐浴焚香朝秦而拜自責不能得報生養之恩民又皆感其賢由斯上言况秦屢次加兵趙王怒將皇孫去斬得金龍護體眾官知是真命由是舉保莫能傷

隱怪
中叙

说到
怀中

身今溥天之下率土之濱無人不知皇孫之賢皇姨曰皇孫何此賢德也呵不韋又言曰今皇孫在趙夙夜涕淋思國君夫人之恩無報因此修書一封及寶三件令吾前與國君夫人上壽就傳他八拜國君夫人引忱來日托煩皇姨引觀皇姨曰此事容易妾翊日引足下去見不韋乘間問皇姨曰秦夫人有幾位王子皇姨曰無呂不韋曰今夫人寵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嗣誠恐他日人老花殘色衰愛弛國君別寵富貴不長耳皇姨曰正由斯而猶豫也呂不韋曰吾有一計能令夫人無

子而有子亦能終身寵於秦矣皇姨曰何計可以教
妾妾教夫人必有重賞足下矣不韋曰今皇孫異人
賢孝而自知是夏姬所生又是中子不得立以爲嗣
夫人誠以此時拔之而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彼必
感夫人之重恩豈敢遺忘也誠能如是是夫人無子
而有子生則爲太后寵于秦薨則立子太廟正祀矣
皇姨曰足下之計極妙來日具此以教夫人夫人必
重賞足下耳言罷各自歇息至次日皇姨引不韋入
宮見華陽夫人皇姨先進夫人見皇姨進來各叙禮
畢夫人曰許時不見吾妹渴心生塵無人來請今何

署人

自至皇姨曰今有質趙皇孫異人將夜明珠照額珠
溫涼盞暨書一封令不韋傳來八拜特來與夫人國
君上壽見在宮門之首未敢擅進托我引來故自至
耳夫人曰令他進來不韋至宮四拜畢夫人命起立
在一傍不韋遂將書同三件珍寶遞與夫人夫人受
了大喜言曰今國君出獵未回其書待他歸來開讀
不韋言曰小人臨辭皇孫皇孫令小人傳他八拜來
拜國君夫人小人就此下拜夫人曰汝且退回店中
安下待國君回來令人喚汝可來同拜未遲于是不
韋退回去訖夫人謂皇姨曰今國君有子二十餘人

有錢使
推得鬼
魔

皆非我生况異人乃夏姬之子也難得此子如此孝
心質居千里之外以我爲念將寶物來慶壽也皇姨
乘閒仍將前不韋與言異人之賢孝行之事說了一
遍與夫人聽訖夫人聽見大悅曰此子再生使我得
之可也皇姨又言曰妾聞不韋之言說異人之賢名
聞天下更夙夜泣思國君夫人也異人亦以國君夫
人爲天爲地耳今夫人寵秦國而無子使我代汝憂
矣夫人曰正爲此事夙夜無寐而煩惱也皇姨曰何
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之中賢孝者舉以爲嗣
也誠恐他日人老花殘色衰愛弛國君解愛寵卽休

皇姨
會說

矣此時雖欲言尚可得乎今聞不韋譽異人之賢况
又如此孝心不辭千里之遙而令人將寶物與夫人
上壽依妹之計莫如立此人爲嗣否則目今雖寵縱
有羅綺千箱食前萬丈百歲之後死後無嗣不得正
祀太廟矣夫人依我之言異人必知自出中子不能
爲嫡誠於此時言於王拔之而立爲嗣是異人無國
而有國定感夫人之德夫人無子而有子則生死寵
於秦矣夫人喜曰其事正合我意奈異人見質于趙
怎能得回皇姨曰可同不韋畫策救回正議之間宮
人報曰國君回矣夫人接至同坐皇姨前進施禮國

君命坐國君猛擡頭見夫人俛首淚眼微橫秋水愁
眉淡鎖春山端的梨花一枝春帶雨玉容寂寞淚欄
杆國君因問夫人曰何如煩惱之甚夫人乘間言曰
妾有一言未敢冒干殿下國君曰但說不妨夫人曰
妾今無嗣欲向東宮處螟蛉一子恐殿下不允國君
曰是何言歟今我有子二十餘人不問那個隨夫人
自選一個爲子夫人曰諸子皆有母惟異人無母况
此子爲人賢孝純厚若得爲子是妾平生之幸也國
君曰異人見質于趙怎能得回而夫人何以知其賢
孝當時夫人將皇姨之言一一說了一遍及將上壽

寶珠遞與國君國君大喜曰吾兒有此孝心也夫人
又將書進上開封而讀其書曰

不肖兒沐浴百拜稽首頓首於雙親安國君槩華
陽夫人殿下千秋齊年兒自別膝下靡時不意於
左右無奈雲山飄渺道路阻長所憾不能奮飛耳
兒今身在於趙地心不離乎秦疆思親假寐而求
歡莫不涕淋而惆悵兒每思生雖夏氏養幸夫人
而得至於今日質此何由得報也由斯夙夜懷愁
不已兒感國君夫人生我養我而不得在于左右
冬溫夏扇之奉是如空然生子也兒又思有雙

親在宮而不得披彩衣之樂報生養之恩由此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知我如此不如不生兒矣無有効意輒具夜明珠一顆照顏珠一扇温涼盞一雙敬令呂不韋傳我八拜前來上壽 伏望雙親休以不孝之兒爲念善保龍體候登九五之位勵精晷治立致太平之基萬壽無疆此兒之願今因魚便貢以尺素以傳八拜敢効華封之三祝及通問安之微忱爲此具干龍威不任激切屏營之至

國君讀罷其書涕淋如雨夫人亦垂淚不已國君淚

言曰何計能救此子回秦也皇姨言曰今有使命呂不韋妾觀其人足智多謀若與同議必能救回矣夫人曰可令人喚來商議於是去請不韋時不韋至宮拜伏於地言曰願殿下千秋夫人齊年國君令平身不韋又曰小人傳皇孫八拜今當就此拜還於是便拜拜訖國君夫人兩淚又淋國君拭淚謂曰久聞足下大名如雷灌耳幸交我兒今日見矣我與夫人商議欲立異人爲嗣尤恐質於趙國無計脫離敬請益於足下足下何計教於我也不韋曰殿下肯立爲嗣小人不惜千金之業賂趙當權必能救回公子誠恐

殿下獻言耳。國君曰：汝若不信，就刻玉符約誓為嗣。委足下為使去救，也不韋曰：謹領尊命。于是不韋即歸店內。至次日，又來宮中。國君將玉符度與不韋。不韋受訖，言曰：來年五月內，救皇孫還朝。殿下可命一員大將引兵沿途接應，以防不虞。國君曰：我自令將軍馬前來接應。汝可用心，勿使有悞。倘救得吾兒還，**秦**汝之富貴非輕。同其休戚。言罷，將銀百兩以賜不韋。充為路贖。不韋遂拜受辭別，就行。麗泉有詩曰：

誰似商人呂不韋

肯將金寶換金魚

華陽一進強秦計

何用男兒苦讀書

當時呂不韋登山越嶺，歷盡風霜，不覺來到邯鄲。先歸家內，見父說了一遍。父親大喜。不韋即便入城，到公孫府前，令人通報。不一時，公孫乾即自出迎。兩人交拜，分賓主而坐。待茶完，公孫乾曰：賢弟遠路驅馳，有勞跋涉，顧垂青盼，有失遠迎，幸勿見責。不韋曰：久仰台顏，未嘗少替。小弟此番買賣不濟，無物堪送，止撰得玉帶一條，溫潤無瑕，送與將軍，以表寸忱。乾乃大喜曰：甚感賢弟價值多寡。即刻奉還。韋曰：何用價也。敬留來奉。賢兄乾受訖，遂佐酒相待。二人笑飲，酒至半酣，乾醉歸內，言曰：賢弟從容慢飲，我令異人來

多倍
手到

陪賢弟我畧假寐一時。便來相陪。於是乾入去了。不
韋將玉符與異人。而言曰。吾去西遊。見你國君夫人。
說立你爲嗣。令吾傳此。玉符與你爲執。你不必懷憂。
我自有計。救你還秦。異人謝曰。倘得還秦。必不忘恩。
二人語話未完。乾又至。言曰。賢弟何如。不飲。韋曰。酒
多矣。小弟告回。來日再會。因是回歸至家。與父言曰。
兒欲謀取強秦天下。無計可施。今聞邯鄲城內。朱家
有一女名姬。生得絕美。不如娶來與兒爲妾。待其有
娠。兒與朱氏明說此計。誓不相負。獻與異人。異人今
在客中無妻。必然納也。倘生子。必是我子也。異人過

以呂
勿亂

燕爾

後。必定我兒登基。再改姓號。却不是吾家天下也。父
曰。其計大妙。於是令人將百金去朱家說親。聞不韋
家中大富。因此就肯與他受了財禮。約與擇日。就還
其親。媒人回說親事已成。不韋大喜。至次日。令人去
接新人。到晚。一行人簇着轎子前來。門首下轎。入門
那新人。生得十分美麗。怎見得美處。但見
齊直直髮兒。曲灣灣眉兒。炯青青眼兒。直隆隆鼻
兒。香噴噴口兒。紅拂拂腮兒。美甘甘臉兒。尖纖纖
指兒。短細細脚兒。穿一雙翠綉鞋兒。
不韋計娶朱氏。

看房
夫做
地

當時不韋接入洞房成親不可盡形而言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自成親之後豈料又過了三個月日矣朱氏有娠不韋亦知遂實告知朱氏吾娶你是計也朱氏曰何如是計韋曰吾欲謀取強秦天下故娶你待你有孕進與秦王皇孫異人異人今質在此無妻必然納也倘生此子是男異人必立為嗣異人過後此子必然登基你可念夫婦之情說與此計而同謀秦之天下你敢肯乎朱氏曰夫婦之情既然如此怎生不肯計將安出不韋曰吾來日設席請異人和公孫乾來家飲酒令你勸酒異人見你有貌必然求

色升

世儀
似不
雷如

你為妻吾將你與他為妻却不可忘前之情也于是二人對天發誓至次日呂不韋敬來公孫乾府中乾接入後廳各施禮畢乾曰賢弟有甚貴幹多日不至寒舍幸曰小弟上庄收些薄稅因此久違奉訓言訖飲茶茶罷韋曰小弟無甚効意敬備蔬酌有勞賢兄驥足就同異人去我寒舍少叙片時未知尊意如何倘肯光臨則小弟蓬筚生輝也望乞勿阻為榮乾曰既賢弟有請如何不去不當打擾府上也於是公孫乾與異人呂不韋三人上馬前來至前首呂公接上草廳各施禮畢然後入席飲酒只見席上珍饈百味

形容

盈滿筵前笙歌兩邊排行當時孫乾異人就入席吃酒兩套酒行三巡不韋令二青丫鬟引朱氏出來勸酒異人見那朱氏生得十分俊俏怎見得好處雲鬢輕挑蟬翠蛾眉淡掃春山朱唇點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白玉尤如織女下瑤池好似姮娥離玉殿輕移玉步擬散金蓮千般嬌嬈萬種風流懶臨席邊行羞對尊前言縱有丹青描不成每對銀燈看未足

朱氏到席前再拜乾問何人不韋曰吾之小女也無可以敬將軍當出妻獻子朱氏擎酒進前先勸公孫

了

乾後勸異人異人接酒左盼右顧目不捨離朱氏亦以秋波送情勸酒完了入內去訖公孫乾飲大醉俛首撞眠異人執盃謝不韋酒了而言曰念生身質此遠處客館寂寥欲求朱氏為妻未知公意如何韋詐沉吟不應異人又曰肯念客中孤苦而遺之生當啣環死定結草誓不敢忘韋佯怒而言曰既中殿下意即就獻之何以報乎於是令人擡送朱氏與異人先回去訖公孫乾酒醒不韋親送去訖麗泉單味朱氏詩云一點櫻桃啟絳唇

榆錢不買千金笑

元是昭陽宮裏人

兩行碎玉嚼陽春

一番

紀秦
年号
志太
子也

○朱氏生政於邯鄲

却說秦異人娶得朱氏之後。不覺半載餘矣。是時乃秦昭王之十八年歲次甲辰正月旦。朱氏產一子。生得豐準。長目方額。重瞳。長目。背上生麟。出世有齒。容貌甚奇。異人遂喜。取名為政。不說朱氏生子。却說公孫乾思念不韋。數月不來。正欲令人去請。不韋亦坐乾。見遂與携手。同入後廳。施禮分坐。乾曰。間濶數月。如隔三秋。况予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我欲與賢弟。下幾着棋。解悶懸望不見。汝來正欲令人來請。幸汝自至。我心不勝之喜。韋曰。小弟下棋。生當正欲請益。既

事如
碁局

雲時
就是
叔房
之戚

然如此。與賢兄下幾盤。如輸三盤。請罰一箇東道。乾曰。可。於是二人下了半日。不韋連輸三盤。韋曰。小弟輸也。來日請賢兄同異人偕去南門池閣內飲酒。今天色炎熱。其處清涼。一則少叙間濶之情。二則當以避暑。乾曰。正合我意。不韋辭異人。送出離門外。韋將還秦之計。說與異人。異人大喜。不韋到家。令父收拾家財。亦令人入邯鄲城內。去朱家說知此計。朱家亦收拾家財。亦令人去。異人處接朱氏。同子政到家。是夜都搬在。呂不韋家中安下。至次日。不韋令其父帶家小及朱氏一簇車馬。先往咸陽去訖。却說不韋只

留左右。僕价二十餘人。在城外池閣內排設筵席。筵席完備。令人去請。不一時辰。公孫乾同異人齊到。韋見出迎入閣內。各施禮畢。分尊卑而坐。輪盃飲酒。此時正當六月天氣。天色炎熱。怎見得古人有篇古風爲証。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花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生。爲我掃除天下熱。公孫乾與異人不韋三人同飲。况不韋異人佯醉不飲。只勸公孫乾。觥籌交錯。不覺飲得酩酊大醉。不韋

暮偷
了看去

隨扶乾於閣後涼牀內。睡了。便叫公孫乾手下左右人員。各賞酒一瓶。俱灌醉了。扶去閣內睡着。不韋同異人將公孫乾馬騎了。解其劍佩了。二人出外閣門。直走奔往咸陽去訖。正是

踏碎玉龍飛彩鳳。

斷開金鎖走蛟龍。

呂不韋同異人馬快。趕着朱氏家小同行。正是歸心。忙似箭。快馬走如龍。公孫乾至晚方醒。知覺一簇人馬已逃五十里之地矣。忙喚左右。問異人不韋何去。皆言不知。其因令人去。呂不韋庄上去看回來。道揭家走入咸陽。欲去去趕。奈天色已晚。日落西沉。不得

行
如馳

已悶悶回家。至次日入朝。公孫乾出班奏曰：臣蒙聖旨監守秦王皇孫異人。昨日失管被他逃回咸陽。今早方知奏聞我王。趙王大驚曰：此人還秦使我日夜不安矣。由此大怒。叱乾曰：令卿仔細監管。如何走了。汝卽引兵前去捉回。如若不獲。斬首示衆。於是公孫乾領命卽出朝門。親率精兵五千。隨後就趕了數日。看看趕上。乾高叫異人曰：趙王令我請殿下還。趙異人佯笑答曰：吾料趙王不能容物。方漸回秦。你休趕我前來。伏兵倘若不退。軍中無情。公孫乾恨不得一步趕着。催軍急至。近異人謂不韋曰：追後軍追急。前

走了

家信
巧了

無救兵。怎生奈何。異人正在荒忙之際。驚得手足無措。竟不附體。忽見正西上那一隊軍來。欠身言曰：吾乃秦將章邯奉國君之命來救殿下。介胄在身。不能施禮。望乞恕罪。言罷。引軍向西北角上湧出一簇人。馬旌旗蔽日。劍戟如霜。認旗上書着五字。秦大將軍章邯之旗。其人拍馬向前。排開一陣。公孫乾荒忙引兵趕至。邯橫鎗勒馬。問曰：來將何人。願通姓名。乾曰：吾乃趙國大將公孫乾也。因皇孫異人私離趙國。我今奉旨特來拿還。邯言曰：吾乃秦國大將章邯。你三合中間。贏得我便把皇孫與你歸。趙三合輸與我連

天子
覆樣

楚服便合賜夫人

你性命無還乾聽罷舉劍殺向前來章邯亦持鎗迎敵兩馬相交雙器並舉戰上五十餘合公孫乾氣力不加撥回馬便走章邯隨後追趕殺數十里方回不說公孫乾敗回趙國且說章邯保着異人還秦至晚來到咸陽入城次日異人被楚服入宮朝見太子却說國君與夫人正在宮中納悶忽見異人歸國二人喜不自勝笑而言曰吾子歸矣於是異人先拜國君後拜夫人言曰不肖之男久違龍顏不能得勾披彩衣奉雙親之樂勝如芒刺在背不安僥倖回來伏望雙親海容赦兒不孝之罪矣國君曰若非不韋為使

那時五百金賞矣

報說險失賢孝之兒矣夫人喜與國君言曰妾乃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其名曰子楚國君曰善於是子楚跪告國君夫人曰蒙皇祖屢舉兵來攻圍邯鄲趙王幾欲殺我全賴不韋將金五百兩與趙之當權與守者得命亡歸若非此人豈得至於今日再生之德實感斯人伏望殿下重賞不韋國君從喚不韋曰吾兒之命感得先生今將城西饒田一百畝及宅子一所賞你候明日奏知父王封贈官職不韋曰承賜拜謝而出却說子楚與朱氏就往華陽夫人宮中居住忽日秦王升殿太子安國君出班奏曰臣子異人先因

東宮
是王
公也

奪璧之仇為質於趙屢遭趙王辱罵欲殺異人倖得
陽翟大賈呂不韋以金五百兩買賂趙之當權監守
之人倖倖脫亡歸秦皆此人之功伏望陛下封賞此
人王曰依卿所奏就宣不韋至階下不韋山呼禮畢
王曰朕皇孫異人得卿救還封卿為東宮局承之職
不韋叩頭謝恩秦王謂章邯曰朕恨趙王辱罵寡人
封卿為大將軍領兵二十餘萬前去伐趙於是章邯
謝恩出朝引兵就行只見紅旗閃閃赤幟翻翻人如
流水馬似流星看看來到韓國陽城西南三十五里
負黍亭下下塞探馬飛報陽城縣令謬名聞知忙點

連城
趙壁
在百

民兵四萬出迎當時章邯出馬謂謬名曰我奉王命
伐趙借此經過與你韓國無仇何故引兵相攔名曰
吾韓與趙實是唇齒之邦唇亡齒寒你今伐唇齒又
何安為此拒兵實不相瞞若要過此負黍殊非軍生
兩翼馬能駕雲章邯大怒持鎗直取謬名謬名輪刀
來迎兩馬相交戰二十餘合章邯賣個破綻謬名輪
刀砍入章邯躲過番身一鎗刺殺謬名落馬四萬餘
人盡皆降伏章邯入城下令安民已訖引兵入趙兵
不血刃取得趙邑二十餘城直至趙國大城下下寨
次日趙王升殿群臣奏曰今有秦兵命章邯為將領

尚記
和曲

兵二十萬前來報皇孫質之仇今兵臨於城下主驚謂公孫乾曰此禍是汝放異人以致如此可速引兵迎敵於是乾出朝領兵十萬出城與章邯交戰三十餘合乾大敗被秦將斬首九萬餘級飛報趙王趙王大懼問群臣曰何計可退此兵上大夫藺相如奏曰臣有一策名移禍計可退秦兵王問曰何計相如曰可差使命入西周報與赧王說秦王意欲一統天下強霸諸侯先伐趙國後攻西周周赧王既知安得不驚必然發符遣使連合諸侯攻秦去必抽兵回還我王可以高枕無憂趙王大喜即遣穆仲為使入西周

去畢竟如何

批 相如說辭滕百弟之所而退秦兵

秦伐周一統天下

江山
非昨

周赧王五十九年七月下旬周王升殿近臣奏曰今秦遣章邯為將親率大軍十萬攻趙趙不能敵特遣穆仲為使前來求救陛下可發兵救趙趙今有燒眉之急王若不救趙必亡矣趙亡必來攻周願陛下思之周王聽知心中憂懼宣穆仲入朝拜舞已畢仲曰今主上被秦兵攻急特遣小臣前來求救願陛下會合諸侯攻秦若何周王曰卿且先回朕聚合諸侯隨

如後
之緒

後領兵前來穆仲拜辭歸趙周王隨即發檄各國諸
侯起兵救趙正商議間飛馬報來秦命相國呂不韋
發使往趙令章邯移兵攻周西路又遣石將軍謬姓
彥領兵十萬攻周東路二路軍馬以今俱會於鎬京
之北下寨願陛下早為定計周王聽知唬得竟不附
體手足無措問於群臣何計可破眾皆默然無答忽
有一人面如重棗口若懸河官帶征西將軍之職河
西人也覆姓司馬名坤字文元近前奏曰七國諸侯
俱周之子孫功臣之苗裔本出于一威烈以來強以
併弱大以吞小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王網解紐禮樂

改正
傷哉

征伐並出於諸侯目今之秦國富兵強難以為敵陛
下兵衰將老莫若降之免動刀兵乃社稷之幸也王
曰卿料文武創業八百餘年至此一旦休矣自古國
家無有不破所恨在朕也朕若不降兵衰將寡生靈
枉罹塗炭於是即引文武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
三十六戶口三萬秦王大喜受其獻降時周民東亡
秦遣大將軍章邯領兵十萬入周取其寶器數百車
入秦乃遷西周公於單狐聚 麗泉有詩嘆曰
文武崩來八百秋 紛紛逐鹿戰未休
強秦徒得楚獲盡 誰知江山却姓劉

當時周既降伏於秦秦王喜不自勝一日顧謂群臣
朕欲併吞六國以何國爲始群臣奏曰魏與秦爲鄰
地隔千里兵不滿百將非其人厚歛于民君弱臣佞
從而征之無有不勝之理魏國既爲我有則餘地如
拾芥矣秦王大喜于是卽令章邯爲將領兵五萬殺
奔魏國而來離魏一百二十里之地吳城下寨吳城
守將靡名引兵出迎列開陣勢兩馬相交雙鎗並舉
戰不三合被章邯斬於馬下遂領軍入城屯札有韓
王聞秦動兵恐來伐已乃自朝于秦秦王大喜復其
庚戌秦五十六年秋秦王病重詔章邯班

便把
令來
行

卽還朝於是章邯回兵是夜秦昭襄王薨文武百官
舉哀停尸於白虎殿至辛亥年十月立秦安國君柱
卽位三日而薨百官亦舉哀孝事未完東宮局承呂
不韋言曰天不可一日無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孝
文王已喪太子可以爲君而鎮諸侯萬民太子楚言
曰今孝文薨肉未寒何敢遽登大位朕欲以孝治于
天下朕豈可失於孝耶願守服三年再登大位群臣
服其議皆莫敢言不韋來言曰今天下諸侯紛紜咸
有覬覦強秦之心豈不早登大寶分兵拒隘誠恐秦
地以屬他人况天子之服以日易月上古有之殿下

燕太子
軍旗

何故不明于是太子楚即位群臣山呼國號秦莊襄
王壬子元年報入燕國且說燕王設朝文武群臣山
呼訖正謂群臣曰朕憾齊人占吾聊城朕欲與師誰
可領兵中將軍陳人出班奏曰臣願為將以復其城
於是燕王封人為上將與兵一十萬是日領兵就行
前至聊城北三十里下寨陳人與裨將言曰來日我
引兵挑戰佯敗你伏兵東山之下待彼過後出兵取
城吾再殺回兩下夾攻可以成功裨將領命訖齊將
蒙靡果然以兵出迎與陳人戰於城下鬪不三合陳
人佯敗荒走靡以兵來趕過東山之前燕軍見靡過

援應
不來

了殺奔入城蒙靡領齊兵正趕之際忽守門軍人報
道燕兵殺入聊城靡聞大驚急回復聊城陳人催兵
來趕兩下夾攻靡致遭擒陳人入城安民將靡斬訖
寫表奏知燕王燕王大悅封陳人為大將軍將兵屯
於聊城探子飛報入靡不知後事如何

批 西戎寢織六國為媿

田單與兵復聊城

齊王登殿百官班列公子田單出班奏曰今被燕兵
以陳人為將領兵拔子聊城目今兵屯聊城伏望我
王火速興兵不然兵臨城下將至壕邊齊王惧而言

單計
無聊

日卿可爲將點兵與戰於是田單領兵五萬前至聊城東五十里屯札次日引兵直逼城下陳人已知以兵十萬出城與戰三十餘合田單兵少大敗而還陳人引兵入城却說田單大敗歸寨悶悶不悅無計可施坐於寨中忽有軍人報曰寨門外有一隱士自稱前來與公子畫計而取聊城田單速請其人入寨施禮已畢田單問曰先生何臨必有識見隱士對曰生姓魯名仲連聞知公子與陳人相持猶豫不決特來獻策田單曰久聞先生大名今幸識荆不知先生以何計教吾願聞其命仲連曰燕王用人多疑而信譖

排辭
手段

陳人忠勇有謀而無成不如令奸細人以間諜謠言私入燕地傳說陳人屯兵聊城殺退田單欲自爲王彼聞必信定削陳人之兵權公子以兵下寨逼城燕王旣來滅陳人之兵陳人恐我攻城必不肯以兵還燕燕王愈驚致此使彼君臣相疑然後小生作書書內陳說利害而矢與陳人陳人見書必然自殺不須公子汗馬之勞而得聊城田單大悅曰先生神機妙算想行必應於是田單使奸細之人入燕傳說謠言陳人謀反之事燕王設朝群臣聞知百姓謠言陳人謀反果入奏知燕王燕王言曰朕料此賊必反今果

然矣又謂百官曰今兵權盡在他手何計可獲此人
群臣曰我王可傳詔命前去軍前只說聞知秦國動
兵恐來伐燕令彼星火分兵十萬與使前來保城若
分兵至燕王親引此兵一鼓而可以擒陳人王曰善
卽發使命前去聊城見陳人陳人接着按讀畢正欲
分兵忽守城軍人來報今田單引兵攻城陳人猶豫
不決欲分兵恐不能制欲援兵全還怕失其城無奈
只得謂使臣曰公且先去奏知燕王待我殺退田單
引兵前來保燕若分兵去必失此城使回將此奏知
燕王燕王懼言曰此跋扈反者的實旣若不反必然

分兵又謂群臣曰此賊謀反汝等何計可擒此人群
臣曰我王休憂只管收兵守住險隘不與糧艸任從
他在聊城反亂必不能入於燕矣王曰善遂分兵守
住各處關隘不放一卒入燕却說陳人守城歲餘見
城中糧盡差人去燕王處乞糧被把隘兵拿住言曰
你陳人反燕又來脫糧就將使命殺之只令一卒報
與陳人陳人自謂曰吾遭齊人之間諜矣於是悶悶
不已却說田單令魯仲連作書曰

江西逸士魯仲連沐浴百拜致書於大將軍陳摩
下切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

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奔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

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知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

言動

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奔世東游于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道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齒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拜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

接到
故實

壯而喪地于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陣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擒將曹子以敗軍擒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壯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恃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爲爭名與天壤

相蔽也公其圖之

於是仲連將書縛于箭矢上在城上高叫曰吾乃逸士魯仲連也為陳將軍之利害直來上言也言罷將箭射上城去仲連即回却說燕陳人折書讀畢自言曰吾該休矣陳人乃泣三日謂軍民曰非我不盡忠也燕王信譖使我有国難奔有死難逃言罷自殺而亡城中自亂於是田單引兵殺入城去定亂安民令裨將守聊城自引兵還齊齊王大喜曰是卿之功也單曰非臣之功若無魯仲連畫策為書安能得其聊城也王曰仲連安在朕必以重爵封之單曰今在午

陳人亦是

門外不敢擅進由此令人去宣不一時仲連入朝山呼禮畢王曰取聊城乃卿之功也封卿為上大夫會爵一邑仲連奏曰吾與富貴而拙於入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奏罷不受爵祿遂逃之海上隱也麗泉單贊仲連辭曰

載質皇皇慮失時

齊時胡獨宦情微

曾聲大義師侯國

耻見咸陽作帝畿

高蹈滄溟言果踐

清風蘭雪咏偏宜

勝燕未幾歌松柏

莫怪先生蚤識機

莊襄王發兵征趙

戰國以來一人

氣吞
飛行

陽人
今在
河南
梁縣

當時事聞魏國魏安釐王問子順曰天下還有高士
否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
曰魯仲連疆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性成則自然也
言訖罷朝却說秦王楚感呂不韋救已之功以不韋
為相國封文信侯此時東周君又恨秦王徙彼於虢
國與諸侯謀伐秦事敗秦王使呂不韋帥師前去又
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奪其兵權而回周遂絕不祀癸
丑二年秦謂群臣曰朕今國富兵強欲伐趙國卿
意如何群臣對曰陛下聖意不錯宜舉兵伐之秦王

能料

即宣武安君至殿命其領兵去征乃武安君言曰邯
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援日至彼諸侯怨秦日久
矣今秦欲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遠
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今臣身染微恙恐負王命候待秋高馬肥臣畧
康健隨即行矣秦王見武安君辭病不行遂以王齧
為領兵元帥章邯王翦為左右將軍領兵二十萬前
去伐趙於是二將領兵分為五隊而行但見旌旗蔽
野人馬飛騰不日行至趙地趙之郡邑咸莫敢當望
風歸降於是兵不血刃取得三十七城軍至太原太

批評列國志傳

廿九

累如

原郡守納降章邯入城安撫百姓軍亦屯於城外却
說趙王設殿群臣奏知今秦遣章邯為將取趙之邑
三十七城目今軍馬屯定太原趙王大惧言曰此事
為之奈何藺相如奏曰臣有一計可保趙國王曰何
計可保相如曰為今之計莫若深溝高壘分兵守住
險要彼必不能進也然後發使往眾諸侯處求救待
其師老糧盡然後以奇兵擊之必然勝也於是趙王
分兵守住險隘不與之戰畢竟如何

批 相如設計退章邯

平原君合從于楚

次且趙王宣平原君趙勝至命其求救合從于楚魏
約退秦兵平原君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交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
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得十九人餘
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荐於平原君今少一
人願君即以此遂備員而行王曰可時平原君謂毛遂
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左右未有所稱頌勝未有所
聞先生不能留先生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
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乎

原君乃以備員十九人相與鄙笑之言訖平原君自
與十九人辭王往楚平原君西行至楚王亦自出
迎入內坐定平原君與十九人論議皆服平原君與
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可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
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
也當楚王見毛遂言而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吾
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聽說按劍而前曰王
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
持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
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威也以楚
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
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
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
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方荅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
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犬馬之血來左右取至毛
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

吾君次者遂遂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而言曰
公等可歃此血於堂下言訖進盤次第歃血而言合
從歃血罷毛遂謂十九人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
事者也衆笑而已楚王旣約定與共合從平原君與
毛遂十九人歸趙言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矣
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
遂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
寸之舌强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乃拜
毛遂爲上客平原旣返楚使春申君將兵十萬來救
趙難未及至而秦兵攻城甚急趙王欲降平原君趙

勝甚患之是時邯鄲傳舍吏子李同知其意說平原
君曰今君之憂懼秦兵强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
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在危
苦之存尤易得方可拒秦於是平原君從其計得敢
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領其衆出戰殺退秦兵三十餘
里平原君收兵在城外屯住秦兵亦莫敢進寇
麗泉詩曰

歃血捧血一語中

因人成事豈能通

平原門下三千客

誰似毛生自薦功

○公子竊符救趙

有源

趙先使人往魏求救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
異母弟也封為信陵君賢而好客是時有隱士曰侯
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
厚遺之不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自從
車騎虛左而迎侯生侯生知其來攝弊衣冠直上載
公子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色公子見其不讓
尤執轡愈恭侯生載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往車騎過之公子從其請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
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激察公子顏色愈和
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座待公子至舉酒望而

未至及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竊罵侯生侯生視
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乃引侯生坐
上坐徧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
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足矣嬴乃夷門抱
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不宜有所過故過之
然欲就公子之名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
長者能下士也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
此子賢者世莫能知公子可往請之而公子往數請
之朱亥故不謝而莫之至於是罷會次日却說趙使
至見魏王說平原君求救之事望念夫人之故蚤發

批評列國志傳

不救

三軍前來救應魏王聽從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前來救趙兵至鄴秦王聞知使使告魏王曰諸侯敢救趙者已釋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持兩端以觀望又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為探因見平原君引見趙王趙王聞魏不來救心中憂悶時新垣衍計謂趙王曰秦欲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圍自解矣趙王未及發使是時魯仲連適游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即見平原君問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連曰請出於是垣衍

激烈

出連見新垣衍曰彼秦者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今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役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吾將使梁及燕助之矣新垣衍曰吾乃梁人也先主惡能使梁助之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女子妻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

復言帝秦也於是不復帝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平原君復遣使人之魏魏不動兵時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曰公子縱輕勝弃之降秦猶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遣兵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侯生應曰公子勉之公子憂而出行數里心不快曰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

有羸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能使客斬其仇人之頭進如姬如姬欲爲公子死而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遂從其計使客斬如姬仇人頭以獻因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大喜而行又見侯生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從此事則大喜矣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公

子曰晉鄙嘯哨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言訖辭去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見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刎以送公子公子不請遂行至鄴見晉鄙與合符疑之欲無聽從之意朱亥袖四十斤鉄錐錐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則父歸之兄弟俱在軍中者則兄歸之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來救趙擊秦當時楚兵亦至三路軍馬合擊殺退秦兵王齧幸存趙國

是日趙王及平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原召蘭失爲公子先到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却說魏王聞知此事大怒公子之盜其兵及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却秦存趙乃使將將兵歸魏去訖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孝成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傲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子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聽言於是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

批語列國志傳 卷之五十一
除自迎執主人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于魏無功於趙趙王待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公子竟留趙趙王以州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是時平原君用魯仲連言不帝乎秦秦兵既敗去欲封魯仲連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置酒請魯仲連酒酣起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曰所以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難於無取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堅留不住却說公子在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博徒薛公藏於

翻
公
子

賣漿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家公子聞其所在乃間步往從兩人遊甚懽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公子妄從博徒與賣漿者游妄人耳公子聞之乃謝夫人去曰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公子方留在趙十年不歸今秦復來併吞不知後事如何 批 竊符救趙 秦王與兵伐魏 却說秦王設朝謂群臣曰朕與兵伐趙數被魏王引

兵爲應由此朕甚恨之。今汝文武之中誰人與朕建策以兵伐之。蒙驁奏曰：食君之祿終君之事。臣子之職也。臣雖不才願將兵去伐魏。於是秦王遣蒙驁爲將領兵十萬前至魏國。離城三十里下寨。魏王設朝。閣門大使奏曰：今有秦王以蒙驁爲將帥兵二十萬來伐我國。目今將士離城三十里屯扎伏望陛下火速興兵與戰。不然必來攻城。魏王大驚。卽謂僞公假公曰：汝二人將兵出迎。於是二公引兵五萬出迎。蒙驁亦領兵來攻城。相遇列開陣勢。更不打話。兩馬相交。僞公兵戰不十合。僞公欲敗。假公持鎗助戰。又十

燕雀
慶堂

合二公氣力不加。撥回馬便走入城。緊閉四門。不出。二公走入。奏知魏王曰：臣該萬死。非臣不欲取勝而立功。年紀高邁。氣力不加以致此大敗。不能取勝。無忌以兵回救魏。

時魏王憂秦兵強盛。不能抵敵。乃喟然嘆曰：如此誰人可敵也。二公曰：今有公子信陵君無忌者。先爲大王不肯以兵救應。趙因致盜晉鄙之兵。往趙退秦。恐我王見罪。不敢回國。目今屯于趙地。望大王以書請回。小臣二人爲使。請公子歸國。公子一見王書。必以骨肉爲念。遑遑歸之不及矣。公子一歸。卽令作書求

信陵
重魏

救於諸侯。諸侯必應會兵可破秦師。於是魏王為書令二公為使。至趙見信陵君。二公持書與信陵君看畢。無忌曰：吾不合矯王之令，奪晉鄙之兵而救諸侯，誠恐我回，王必怒吾也。吾今不回，時有毛公、薛公見信陵君，不肯歸而言曰：公子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于天下？語未畢，於是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也。次日信陵君見魏王，俯伏階下，言曰：臣該萬死，幸我王以至親之情而赦，今臣歸國會盟諸侯，必破秦師，我王休慮也。魏王下座持信陵君

毛薛
二公
切語

雲合
擊立

泣而言曰：是朕一時不明，致使卿不肯歸國，卿休記恨朕也。於是封信陵君為上將軍，信陵君謝恩出朝，發使往楚、燕、趙、韓、齊之國求救。五國聞之，信陵君為將，各遣兵五萬前來救應。信陵君率五國之兵出戰，蒙驁聞知無忌為將領兵前來挑戰，二軍混戰從巳至午。秦兵大敗，信陵君親提寶劍直取蒙驁，蒙驁以鎗來迎，二人戰上三十合，蒙驁大敗而走。魏兵趕至華州河下而回，信陵君犒勞五國之兵，各還本國去訖。信陵君自將兵屯札於河外，以防不虞。收拾敗殘軍馬奔還秦國，奏知秦王。王曰：五國如此無禮，朕誓

變

必伐六國。言訖罷朝。是時秦與六國不睦。秦王悶悶不悅。染成一疾不起。至次日遂薨。百官弔孝。停尸於待宮。不韋同文武立子政為秦王。群臣上賀秦王。謂不韋曰。朕感卿救先君之恩。於是朕得至於今日。稱卿為仲父。乃拜為相國。不韋謝恩退朝。立母朱氏為皇后。

秦始皇帝。名政。實姓呂氏。初秦昭襄時。以庶孽質趙。不得意。有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視為奇貨。以五百金與之結賓客。五百金買奇珍。入秦為求立為太子。不韋計納邯鄲美姬朱氏為妾。知有孕獻

之昭襄以為夫人。以昭襄四十八年正月旦生政於邯鄲。莊襄立夫人為皇后。不韋為丞相。始皇既立。持嬴秦之富強。滅六國。遂并天下。為一統。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無道。二世而亡。政即王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即帝位。凡十二年。壽五十。趙王與兵取燕邑。

邊
良將

却說趙王一日升殿。顧謂李牧曰。朕思武遂方城二邑。乃趙附庸之邑。何如屬燕。朕今封卿為上將軍。可領兵去取二邑。牧曰。臣願往取武遂方城。以屬趙也。於是出朝。引兵直至武遂。城下下寨。守將燕臣點兵

城方

出城與李牧戰。二人對陣。不十合。牧斬臣於馬下。遂引兵入城。安民。李牧謂下將軍公孫乾曰。吾料方城守將燕官者。不比其弟燕臣也。難以力攻。吾用一計。可得此城。吾先發使人去了。詐稱燕臣求救。保於武。遂彼不久。引兵必來也。你可領一軍抄小路先去。取了方城。待他求時。吾自引兵擊之。彼兵方回。兩下夾攻。可殺此人也。於是乾引兵去抄小路。取方城去。訖却說方城燕官坐間。軍人飛報。武遂有使前來。官令進開書看。是求救兵之事。遂點軍二萬。即行。晚至武。遂離城一十里下寨。却說公孫乾始至一更。到方城。

其搗其窟

城下已領兵去。遂詐作官軍。回叫門。城中無主。不防開門。接入方。知是趙兵也。公孫乾不用張弓執斧。得了方城。屯札。却說李牧探知。燕官軍到。是夜遂引兵出城。劫燕官寨。官兵不會隄防。趙兵入寨。就寨邊殺起。混至天明。燕兵十去其七。引敗軍急回城下。城中乾以兵來迎。措手不及。被乾斬于馬下。李牧入城守。撫百姓。寫表申奏。趙王。趙王大喜。言曰。吾有此人。不愁強秦。

李牧者。乃趙之北邊良將。嘗居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市擊數牛饗。

史筆
自是
漢勁

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言失。匈奴皆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但願一戰。於是大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年不敢近趙邊。○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于戎狄。秦滅義渠。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北破林胡。築長城首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爲塞。其後燕破東胡。却千餘里。亦築長城以拒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却說楚王設朝。謂春申君曰。朕欲伐秦。恨兵衰將少。

有兵也。春申君曰。合從五國。可以伐秦。於是發使往四國。趙魏韓燕之處。約盟合從。以伐強秦。使去。各國約訖。趙以公孫乾爲將。引兵五萬前來。韓以陳俾爲將。引兵五萬前來。燕以傅補爲將。引兵五萬前來。楚王爲從長。以春申君爲軍師。而用事。亦引兵十萬前來。都至秦壽陵城下。下寨。至次日。五國之兵攻城。城破。守將王齕引百騎。殺出東門。還秦。却說五國守將。引兵入壽陵守寨。賞軍。次日引兵。直至函關關下。屯住。却說秦王登殿。群臣拜舞畢。王齕敗回。急入朝。奏曰。今楚趙韓魏燕五國興兵。共五十萬來伐秦。

也。目今軍至函谷關，關下下寨，臣獨力不加，致失壽陵。而回奏知陛下，伏望陛下赦臣罪也。王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耳，非卿之過。而問群臣曰：誰人可退五國之兵也？言未畢，王翦出班曰：假臣三十萬兵，足以破五國之兵也。王曰：就封卿爲大將軍，領兵三十萬。前至函關，去破五國之師也。於是王翦出朝，卽點精兵三十萬，前至函谷關東，一百二十里下寨，屯住。次日，王翦令蒙驁曰：將軍可引精兵十萬，分作二隊，伏於函關百里內之東西，待五國之兵上關過半，截之，可以取勝也。又令章邯可引兵十萬，伏于函關之左。

右待五國之兵過，你可先搬山上石頭，把關築斷。待我殺來，兩下夾攻，可斬五國之將。于是二將引兵去埋伏了，遂遣使往關上，叫守關將蒙武下關與戰，佯敗，棄關誘敵。却說蒙武得書，知計，遂引兵下關挑戰。春申君當先出馬，與蒙武相迎，戰不十合，武佯敗，詐荒棄關而走矣。五國之兵都搶過關，章邯伏見過了，把關壘斷，將兵分二隊，屯列關之二邊。却說春申君引五國之將，兵直趕至一百里內，忽聽得前面金鼓齊鳴，當頭撞出一員大將，引兵攔住去路。大聲言曰：來兵何處軍馬？那路諸侯當時春申君出馬，言曰：吾

批言列國志傳 卷之十一
乃楚之大將春申君也。爲你秦王不道，屢攻諸侯。爲此吾從合五國之兵來伐秦。汝乃何人願聞姓名？王翦曰：吾乃秦之大將。王翦言訖，輪鎗便殺將來。春申君亦持刀去迎戰，不十合，春申君大敗而走。王翦領兵後追，五國之兵莫能抵當。秦兵各自逃生。五國之兵敗走，未曾過半。蒙驁引二隊伏兵，齊殺出來。合兵同趕五國軍馬，敗至函關關上，築斷軍人報春申君曰：今函關壘斷，無路可出。又有伏兵攔路，如之奈何？春申君急傳令曰：五國之兵可盡力殺退前面。章邯然後盡脫衣甲，填堆爲嶺，可度過關也。春申君同李

牧無忌三將當先，言曰：當吾者死，避我者生。遂盡力殺退章邯，往山谷而逃。隨令三軍盡弃衣甲，爲路道。馭吏走過關也。王翦亦帶蒙驁、章邯、蒙武合兵殺來，趕至三百餘里方且鳴金收軍回秦。是日尸橫遍野，血染成河，帶傷未死者不計其數。四國諸侯收錄敗殘之兵，各還其國去訖。却說春申君回楚楚王知其敗，回叱言曰：汝爲軍師，軍行山谷而不知防伏兵也。春申君汗顏謝退。于是楚王益疎春申君也。王翦收軍還朝，秦王大喜，排宴賞賜諸將。當日秦宗室大臣諫秦王曰：諸侯之國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說耳。請

陛下一切逐之不可用也。於是大索逐客。有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于秦王曰。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

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蚕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

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繫甕叩甕彈箏拊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弄擊甕叩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長策也臣

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籍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議倫惶切至不可歲散產

朱后淫寵於嫪毐

秦王看書畢而言曰險失天下之人才也遂去逐客之令以復李斯之官及用其謀兼并天下也却說太后心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太后聞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與通絕愛之有孕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始皇九年忽一日朱后與嫪毐飲酒大醉御衣夫人季氏進酒見其不謹淹酒於地嫪毐一見大怒責叱季氏季

氏含羞出宮院遇六宮大使趙高俱說嫪毐假爲宦官與后私通之事高大怒乃見始皇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始皇未敢造次及毒與太后知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后于是秦王覺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至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王欲誅相國爲秦先王功大及賓客辨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免相國有齊人茅焦說秦王迎太后而納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宣至金階而謂文武曰不韋須有

救先君之恩。別無汗馬血傷之功。何其位尊百官之上。假使有大功之人。更封誰爵也。厥禮不該。吾必徒之。群臣皆莫對。不韋俛首而已。工令其速退。不韋出。辭王遂賜不韋手書曰。

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又曰。卿無大功。妄居尊位。而有欺朕之意。其語不可露。罪不容誅也。朕思爾有救先王之恩。不忍加誅。故令汝徙蜀。汝安居勿違朕意。可即速行。不韋見手書。含淚自度。稍慢。恐誅。嘆曰。吾今年老。何任往蜀。遂飲醪而死。不韋之事。聞于韓國。韓王安懼。秦之勢大。欲遣人之

秦納地。請爲藩臣。令韓非爲使。非不肯言於王。曰。韓國雖小。軍糧積多。足以自守。何必屈膝於他人。臣觀秦王不能容物。只可同憂。不可共樂。王不聽。遂另差人入秦。納地。請爲藩臣。使去。訖。却說韓非。嘆曰。忠言逆耳。不利于行。豎子不足與謀矣。

秦王計併吞六國

辛未。秦十七年。却說秦王登殿。有群臣奏曰。今有韓國遣使前來。納地。請爲藩臣。使命見在。朝外乞大王聖鑒。隨即令宣進。納上表章。秦王大喜。謂使臣曰。朕受其地。就封韓王舊爵。令彼堅守韓地。朕即再撥上

將引兵來與同守韓地也將銀一百兩賞其來使拜辭而去王喜謂群臣曰韓地合朕有也群臣賀曰陛下洪福以致自來王曰亦天命所至於是秦王喚內史秦勝而謂曰朕封卿爲穎州郡守卿可領兵五萬前往韓國只說朕使汝前來同韓王守邊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到城卽把韓王全家殺了改韓地爲穎州郡你可就鎮守其地秦勝出朝引兵五萬前往韓國却說韓使先回韓王問曰其事如何使曰秦王大喜就納封大王永爲韓國主王曰其事成矣使又曰秦王恐大王獨力不能以當諸侯又差秦勝引兵前來

相助守韓國王曰如此韓地安若泰山言未盡守門軍人報秦勝引兵到於是韓王令開門接勝引兵入城韓王出午門來迎勝喝聲下手韓王措手不及被勝擒下監入於內將韓氏全族遷之遠去却出安民賞軍改韓地爲穎州郡而自鎮守不知韓王性命如何

批 秦王復仇伐趙

至次日秦勝表奏秦王秦王大喜令光祿司排宴賞賜群臣王與群臣言曰朕今只恨趙國質先王之仇餘者朕不懷矣王翦奏曰臣雖不才願領兵伐趙一

還記
得這
仇

鼓而下(趙)王之首獻于陛下矣(秦)王大喜即令王翦
為元帥領兵一十萬詐稱五十萬殺奔(趙)國直至邯
鄲城下下寨是時癸酉十九年(趙)王聞知大懼謂群
臣曰今秦遣王翦伐朕之國卿等有何奇計退得(秦)
兵李牧出班奏曰大王可發使於諸侯處求救待諸
侯兵至然後小臣親持大兵裡應外合必能殺退(秦)
兵王欲發使有大夫郭啟奏曰待諸侯之兵至城必
破矣大王休用迂濶之計不如今夜引兵乘其無備
而劫彼寨必然大勝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李牧曰王
翦乃世之名將豈不知備時趙王不聽李牧之計依

郭啟之言遂與郭啟分兵二隊候一更盡出城去劫
寨却說王翦中軍正坐忽一陣風過急出觀之以歲
月日方合占之乃是三刑之風自謂曰賊主劫營也
於是傳令裨將曰汝將兵分作四隊二隊伏於邯鄲
城下待趙軍劫我寨回方可混殺入城爭門與後軍
過也後二隊伏于寨之左右待他兵入寨專聽砲响
為號混殺入寨吾自將兵伏于寨後接應分撥已定
是夜一更將盡月色微明(趙)王開城門引兵殺入寨
來却見是空寨急欲回軍只聽得一聲砲響三路伏
兵殺來(趙)王與郭啟拚死殺出到城門又撞秦兵殺

一陣方欲進城秦兵混殺入城來後軍又到不及閉門(秦)兵都殺入城擒住趙王嘉亂兵殺來郭啟至天明始鳴金收軍安民已訖遂將趙王嘉入(秦)見(秦)王(秦)王大喜謂(趙)王曰汝質朕先王今日汝亦爲朕擒也朕不忍加誅遂將趙王廢爲庶人遷于韓地

荆軻入秦行刺

却說燕太子丹嘗質於(趙)王與丹極善及敗虜質爲(秦)王不禮數辱罵焉丹大怒自謂曰大丈夫何必久屈人下乎遂亡歸燕怨秦王恨欲報之先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于襄王時亡之歸燕太子受而舍之

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遂卑辭厚禮求請而見之與之論議一日謂荆軻曰吾欲使却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未得其人也軻曰臣願往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今秦所恨者樊將軍也誠得樊將軍之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必刺之乃有以報太子怨也太子曰此策善也先生可代吾與樊將軍說也於是軻乃私見樊於期而言曰今聞秦王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也今太子與我之計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吾吾左手執其袖右手搵其胸而刺之則將軍之

仇報而燕見陵之耻雪矣於期曰臣感太子之恩朝
夕憾無報之秦王之仇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言罷
遂自刎軻將首級見太子而謂太子曰必以利七試
人卽死者方可行也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
者得之遂使工人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
立死者方用由此將罪人來把七首刺一下其血出
如絲縷之細立見卽死於是荆軻執七首藏圖之袖
內將樊於期首級督亢之圖往秦有詩爲証
時臨叔季國傾危 從散金臺悔莫追
假刺報秦謀固淺 復仇雪耻事當爲

樊生徒試烏江劍
封建數窮天剪滅

軻老終施博浪錘
事機宜失不勝悲

荆軻行至易水自料此去必無生還乃作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於是白虹
貫日燕人畏之

軻至咸陽秦王聞知軻進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
圖來心甚大喜披朝服設九賓而待見之王傳旨宣
於是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軻因急把
王袖而搤之未至身王見驚起袖絕王急避荆軻逐
王王環柱而走原來秦王先有法令群臣侍殿上者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四
無得操尺寸之兵因此左右無器只以手共搏之且
曰王負劍負劍遂拔劍以擊荆軻斷其左股卽令解
體以徇衆于是秦王大怒卽遣蒙驁將兵三十萬前
去伐燕兵至易水下寨畢竟如何

批 滿、易水寒痛哉、

秦命蒙驁伐燕

却說燕王設朝群臣奏知此事王大驚親引兵二十
萬與戰易水之上下寨蒙驁勒馬直奔燕寨左衝右
突燕兵不能抵當大敗而走蒙驁驅兵追殺燕兵片
甲不留燕王引敗兵走入城去堅閉不出秦兵逼城

下寨燕王城內大懼而謂群臣曰秦兵強盛何計破
之群臣皆曰此禍皆是太子生來的也不殺太子以
首獻秦安能解此圍也王曰此計雖是吾安忍殺其
子群臣曰王更有子何惜一也今事急矣若不如此
社稷須臾休也於是喚太子丹淚泣而言曰朕安忍
殺汝若不殺汝則燕之宗社休矣况此禍是汝生來
也太子淚無言對於是王令將太子丹斬訖遣使將
其首獻與秦王請罪及休兵王怒曰除是燕王自獻
其首方且罷兵于是使回去訖當時秦王問於將軍
李信曰朕恨楚王主合從五國之兵來伐寡人朕欲

取荆楚將軍度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
遂將前事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
軍老矣何怯也言訖遂使李信蒙恬為左右將軍領
兵二十萬前去伐荆訖秦王又曰楚魏合從今若伐
楚亦要伐魏若不伐魏其魏必為之救助也於是日
顧群臣而言曰朕欲伐魏誰可為將群臣奏曰今諸
將之中大將王翦之子王賁可為將也王即召至而
謂賁曰今群臣舉汝為將伐魏汝宜用心立功而還
也賁曰臣蒙群臣錯舉若不立功不敢生還誓必伐
魏為郡以報陛下言訖王壯其言遂與兵二十萬大

子翦

假降

將三十員于是賁即引兵就行直至魏都城下下寨
却說魏王設朝各門守將急入奏曰今有秦王以王
賁為將領兵前來伐魏目今軍至城下團團圍遶攻
城其勢甚銳魏王大驚曰汝等何計可退秦兵群臣
言曰臣觀王賁膏梁之弟兼以年少必不知兵莫若
假降待其懈怠而擊之則王賁可擒也於是遣使至
秦寨說降王賁見訖笑謂使臣曰既魏王請降吾即
退兵離城九十里下寨汝秦魏王來日即來犒勞三
軍寫表令使與吾回兵還秦面見秦王賁謂諸將曰
魏王欺我年幼故來詐降待我不備以兵來攻我也

衆將曰何以知之賁曰兩軍未戰來降者必詐我今將計就計汝等將兵八萬分作二隊埋伏於城十里之外上山砍柴每軍要柴一坦等候彼今夜必盡起城內之兵來劫我寨待他兵過了引伏兵搬柴于城下堆起爲路取城我以餘兵于九十里外埋伏待魏王引兵來我必擒住也計行已定裨將引兵十萬埋伏砍柴去訖賁自拔寨離城九十里外埋伏先使回奏與魏王說彼退兵於九十里外候賞而回魏王笑悅曰豎子果中吾計於是謂群臣曰今夜朕自盡起城內之兵去劫秦營汝等披掛俟候同行至晚魏

王領兵出城劫寨不知勝負如何

批 文侯山河以恐立堙矣

魏王詐降劫秦寨

正值黃昏左側魏王離城五十里去訖却說秦伏裨將見魏兵過了喝聲彩曰王將軍神筭也遂引兵搬柴至城下三四處堆起爲路操鼓將上城也彼及得知秦軍盡上城占住魏城時魏王引兵至九十里外不見秦寨心疑急回只聽一聲砲响四下伏兵齊起殺奔前來魏王荒忙而逃走至天明至一所在只見王賁領一簇軍馬排列在彼攔住去路正欲回走後

却是神筭

無忌
死而
魏亡
惜哉

軍趕來只得拚死殺進前。王賁當先迎戰二十餘合，被王賁把魏王拖下馬來。衆軍齊上將魏王拿住，鳴金收軍，復奔魏都城來。裨將開門接入王賁至公府坐，令將魏上押來見王賁。賁叱曰：「你欺我年幼，何如被執？」發令斬訖。又令收魏王親族，盡行滅絕。是時乃丙子，秦之三十二年。魏亡，王賁遂以魏地爲郡安民，定守，引兵復歸咸陽。至次日，秦王登殿問群臣曰：「今出邊上之兵勝負如何？」言未畢，只見探子報來奏曰：「今有王賁伐魏得勝回朝，不移時王賁卽至。」山呼拜訖。奏曰：「小臣托陛下洪福，齊天幸滅魏爲郡。今日得

勝而還。王曰：「自卿去後，朕憂汝之年幼，今觀此果有老成之材。於是封賁爲右將軍，賁謝恩退朝。不知後事如何。」

李信以衆征楚國

却說秦將李信領兵至楚地。楚王負芻設朝，群臣奏曰：「今有秦王以李信蒙恬爲將，領兵二十萬前來伐楚。望大王火速興兵，否則元元罹其塗炭耳。」王謂項燕曰：「你可引兵二十萬前去迎敵。」項燕奏曰：「臭口小兒不能成事，小臣若往，一鼓而擒，何足惧哉？」於是引二十萬精兵，前與秦兵隔五十里下寨。項燕謂三軍

此時
信恬
赤難
措乎

曰今秦將李信蒙恬吾觀其人無謀吾今與戰汝等
各宜佯敗而回伏于僻處故必分軍會取城父俟其
分軍往西壁西壁山狹汝等三日不得頓舍分軍後
隨而擊必然大勝也三軍齊曰願從將軍之令于是
項燕引兵來迎李信蒙恬雙出馬與燕戰不二十合
燕佯敗落荒而逃信恬追殺二百餘里而回至寨信
謂恬曰吾今與將軍分兵各領十萬會取城父你從
東路去吾從西路去兩軍會於城父城下恬曰諾於
是二人分軍而行信先將兵入西壁而去却說項燕
探知乃勒兵回來問百姓曰信去幾日也百姓曰止

可惜
燕不
是對
手

去三日之程燕曰不遠遂傳令與三軍曰今信去不
遠限汝等三日不得頓舍漏夜趕着違者定斬言罷
按寨就行不三日望見前兵旗旛燕急謂三軍曰前
面就是四壁其處山惡路狹可以速趕而殺必能取
勝傳令已訖三軍操鼓殺進李信措置未已况又山
徑小路莫能隊伍而戰因致大敗領十數騎抄小路
走回是日殺死七名都尉八九萬大軍燕軍連夜引
兵過西壁直至城父却說恬軍先至見西壁兵來只
說是李信兵到不曾提防燕兵一到就殺入寨恬軍
大敗退九十里遇着李信方且下寨至次日二將只

得領殘兵奔還入覲秦王說敗兵一事。王怒欲斬。二
人群臣奏曰。勝敗兵家事。况項燕有萬夫不當之勇。
足智多謀。非信恬之對手。莫若赦此二人性命。與其
立功贖罪。衆臣之幸也。秦王怒氣方息。於是乃召王
剪至。而謂曰。朕之不明。悞聽李信之言。以成今日之
敗。愧見將軍。今請將軍與朕復仇。將軍若何。剪奏曰。
老臣悖亂。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
復仇。王曰。就與卿兵六十萬。代朕欽行。於是剪將兵
欲行。見帝請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功成則富
貴無比。何憂貧乎。言訖即行。秦王親送至灞上。而還

老將
鳴劍

空國
而戰

戊寅二十四年。剪引兵至荆。復使使還奏。帝請美田
者。五輩帝與之。使人回。或問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
矣。剪曰。不然。夫秦王猜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
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固。今秦
王坐而疑我矣。衆服其論。却說項燕謂衆部將曰。王
剪不比李信。此人胷中有百萬之兵。只宜堅守。不可
與戰。言訖即分兵守禦。險隘剪見不出。亦堅閉不出。
日休士卒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與士卒同其甘苦。
相持半歲。有餘。遂問軍中戲乎。軍中對曰。方投石超
距。剪曰。可用矣。却說項燕屢命將兵挑王剪戰。剪不

出燕謂裨將曰。剪今不出。你將兵緊守住隘。待我自引兵往東抄王剪之後。兩下夾攻。可以勝也。傳令罷引兵往東去訖。却說王剪密已聞之。謂三軍曰。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探得項燕引兵投東抄吾之後。彼兵若到我。却難敵也。今夜分兵二路。一往尋小路抄敵之前。一以兵戰奪敵人之險。吾自持一軍追殺項燕。約會合兵。楚都之下。不得有違。將令違者必斬。計料已定。遂自引兵二十萬來迎項燕。三軍混殺。項燕大敗一陣。而走前。又過抄路之兵。攔住去路。不能前進。王剪又催兵趕着。兩馬相交。戰不十合。項燕被

王剪殺歿于軍中。時剪喝令言曰。楚軍肯降者。免戮。如不降者。盡行誅戮。言罷。眾將見前後皆有伏兵。於是皆俯伏在地。請降。王剪見了。亦撒鎗下馬。扶起裨將。而言曰。將軍既降。何必下禮。于是楚軍都見歡聲。願降。王剪令鳴金收軍下寨。殺牛宰馬犒勞楚之將兵。酒至半酣。佯謂楚將軍曰。吾奉秦王之命來伐楚。王愚。今無計可施。將軍何計捉得楚王。吾必奏知秦王。必然重賞將軍。楚部將言曰。敗軍之將。不可言計。蒙將軍置人腹心。若有用處。不辭盡命。而肯向前。剪曰。既如此。將軍可引吾軍。佯作項燕之軍。前去叫楚。

王開城門而入。便是將軍之功也。楚將曰：願從老將軍之命。於是楚軍在前，秦軍在後。前至城下，叫門。守門將認得是自家楚兵，遂開城門。王剪揮手招軍，殺入城內。百姓盡皆閉門，却說楚王在宮聞知，急報秦兵入城，遂引后妃出門欲降。正遇着王剪，被王剪拿住。傳令鳴金收軍。王剪遂升帳寫榜安民，將楚王負芻革爲黔首，徙置異邊。次日以其地改爲楚郡，分兵定守。剪自領軍還秦。來見秦王，大喜，加封王剪侯爵。王謂王剪曰：朕使蒙驁領兵伐燕，整歲而不見功。朕欲用卿，再領兵助戰。卿意如何？剪曰：今臣年

邁，偶罹疾，作不能行。兵臣令小兒王賁引兵，必可伐燕。王曰：善。遂令王賁爲將，引兵伐燕。是歲乃秦之己卯二十五年。却說王賁引軍至遼東，合蒙驁之兵，殺奔前來。燕王僖親提大兵出城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二十餘合，被王賁用箭射番落馬。燕王于是被擒。王賁收兵入城，安撫百姓，分軍定鎮。却自勒馬，執燕王家屬還秦。見秦王，秦王見說，遂將燕王廢爲庶人，徙置遠邊。次日秦王復以王賁爲將，南攻齊地。是日領兵就行，不知後來勝負如何。

批 五國滅矣，齊豈獨存

王賁詐巡撫燕地

却說庚辰(秦)之二十六年。王賁領兵詐稱巡撫燕地。從兩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有敢格者。遂得齊人數邑之城。將兵直抵齊都。離城五百餘里。下寨。齊王設朝。群臣奏知。秦兵犯境。王曰。今朕城郭不完。兵甲不堅。怎能興兵出迎。汝等大臣有何計策。以教寡人。群臣奏曰。今齊都有三十年之糧。亦有數萬之精兵。不如堅守勿戰。俟其師老。然後擊之。可保此城。王曰。其計亦善。遂分兵鎮守。各險隘。並不出兵。賁見如此悶悶憂心。遂生一計。遣使詐稱。秦王之處。詔命誘說齊王。

五百里約封安在哉

曰。齊王降約。封五百里之地。如若不從。必起傾國之兵。來征朕。觀六國之王。去五何愁。一邑之城。不下。使傳假詔。至齊。齊王讀詔。訖心中憂甚。遂請降于(秦)。當帶文武百官。親入咸陽。朝見出城。欲行。王賁引兵漏夜而臨。將齊王百官。盡行拿下。引兵入城。安民定守。却將齊王家屬。徙至共城。行至松栢林間。糧盡無食。全族餓死。而亡。王賁領兵歸咸陽。次日早朝。奏知秦王。秦王大喜。重賞王賁。王曰。今六國皆降。而滅廣排。大宴以會群臣。一統屬(秦)。

總批

六國漸微強秦獨霸侯林之
得爭鋒而楚滅亡至成漢
祚統一天下矣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十二終

